

異鄉的岸

穎文

——總有一天，有人會走入你感情的空間，從此你將對
鬱慮不再懷念；從此你將向那纏綿的失落說聲再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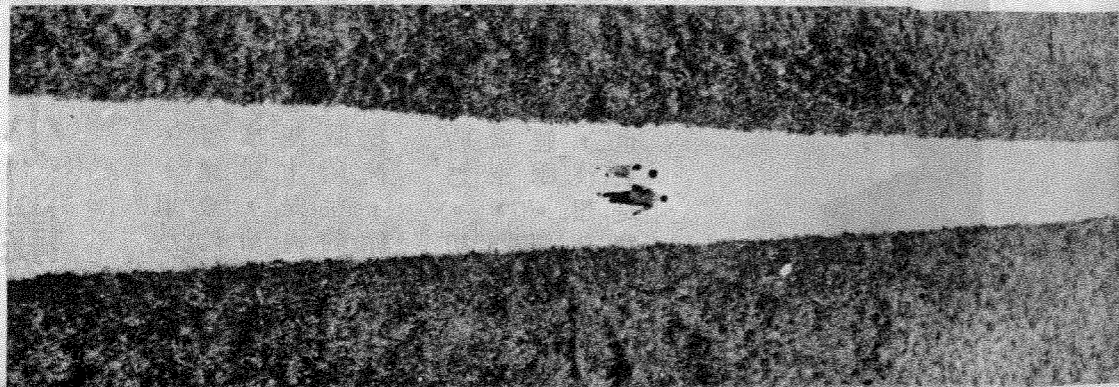
誠然—德蘭繼曾說：「如果我喜歡一個人，我便一直喜歡下去。」連續給了你三封信，却一直沒接到你的回音，類此，我對你已毫無意義。今天回來已是疲憊不堪，當看到你熟悉的筆跡，那是怎樣的片刻？怎樣的心情？驚喜、興奮、滿足，這豈是偶然。短短幾個字雖那麼平淡，然而絕望而漸趨於平靜的心湖，却又掀起了陣陣的漣漪。本以為一當一切都歸於平靜，純正的友誼是最珍貴的。可是薇薇夫人對它的否定却又令我迷惑——「不要在你逃避的時候拿友情來塘塞一切。」該怎麼想呢？

「假如生活欺騙了你，不要憂慮，也不要憤慨。」——成功嶺歸來至今，我一直以這句話安慰勉勵自己。每當你道聲再見，那珍重裡總帶着甜蜜的憂愁。其實人生只是個機緣的巧合，流得平順的河水，裏面藏着的是潛流、漩渦，而人生也是如此地耐人尋味。你必須酷愛你的生命去體會，由平淡到絢爛而歸於永恆。一位哲人曾說：「情感是美麗的枷鎖。」如今，你總是將「美」藏在沈默的深處，又如何去解釋你一向所要追求的真與善？又教我如何去探知你那少女夢境裡的歡喜或憎恨？於是我像浸在沈默裡，欣賞着不勝驕羞的水蓮花，又怎敢再去敲響感情的晨鐘。我也曾嘗試忘掉一切，只是當我走在屬於我的小徑上，唉！為什麼？你又無聲無息地佔據我的心靈。

看完你言有未盡的短箋，似沒解開我對你的疑惑，也許，對你不應存有這種心理。可是，我不懂你為何負荷着感情的債，是否只為了讓你的情感四處飄泊，而甘願承受這種所謂「陌生的熟稔」。那又何必呢？記得泰戈爾一首詩曾說：

我將是波浪，
你是異鄉的岸；
我要滾著、滾著，
直到帶着歡笑，衝激到你的膝上。

有一天，當我不再飄泊，我會另尋他岸。而我要所說的是，不要感到虧欠，讓它永遠地沈默下去，你將會體會到：感情似流水，淺水潺潺，深水無聲。



#美的旋律#之旅

■曾錦芬■

楔子

「親愛的朋友大聲唱，讓歡笑歌聲洋溢著滿山上，讓友情溫暖著你我的心坎。來吧！朋友們，讓我們愉悅地，盡情地唱，讓歌聲永遠繞樑。」從去年在關子嶺上的音符，我們將它移遷在陽明山上的台灣神學院裏。為了拾起那一串串可追憶的雀躍和友誼；亦為了捕捉那一刻將逝的歡悅和微笑。

喜重逢

二月七日的北城，依舊是飄著晚冬絲絲的細雨，並夾雜著陣陣冷瑟的寒風。然而大夥兒却隨著跳躍的音符，分別由全省各地而來，帶著滿懷的溫暖，透過相視的瞬間，將它表露無遺。一聲聲的寒喧和問慰，已使大夥兒的內心沸騰著，而忘却了北風和冬雨之依舊。午後三時半，音樂的行列，在領隊楊耀輝老師，及團長李應燦二君的前導下，走向山中去，去尋找深藏於陽明山上豐碩的寶藏。

音樂營地

經過了幾個蒼山的環繞，伴陪著層層的薄霧，我們沿著滿徑翠綠的山路，來到了神學院，大夥兒睜著百多隻好奇的眼睛，企圖在異地裏尋找那些微的相識。啊！滿山遍野吐露的杜鵑，遠處蒼山飄忽的白雲，眼前零落的枯枝和黃葉，還有掛滿了小教堂，橙得引人垂涎的洋滕花，似乎是在那兒曾見過。當有陽光的日子，更可遠眺嶽臥的觀音山，曲折如帶的淡水河，和那含笑花上欲滴晶瑩的露珠。山裏的夜寒，更增添了不少北國的風味，在靜靜的深夜裏，萬籟有聲中，心中湧現著股股的靈思，趁著短暫的休閒，掬一把山中的氣息，撥成一箋山中書，遙寄他鄉的好友們，共享此刻此地片片

的溫馨。

清晨歌聲

向著昨夜含苞，今晨開放的桃花，做了個早安的揮手。大夥兒聚集在小教堂裏，和著晨鳥的鳴唱，開始一天的歌聲。隨著旋律的飄曳，一束束晨曦，展開了輻射的光照，白雲隨後在山際間舞動；枝鳥不落人後，催促著小野花，散放暗藏一季深冬的芳香，大地遂成了一闕由大自然譜成的鳴奏曲，相互交響，齊共合聲。猶記得：前年大夥兒在「墾丁」的往事，面對著洶湧的白浪，輕唱「海韻」、「流浪之民」；去年在「關子嶺」，浸洗著溫泉的氳氳，細唱「遺忘」和「迎向春天」；今年在陽明山上，我們在小教堂裏唱「棕色教堂」，面對著造物主的恩惠，齊唱「榮耀頌」、「以馬內利」。和「念故鄉」，以表遊子懷鄉之思愁。

故宮烤肉

外雙溪的博物院座落在神學院後山的山谷中，是行程內郊遊的地點。「清晨歌聲」後，大家收拾一切所須物，即開始移動隊伍。山徑的崎嶇，並沒有減少大夥兒歌聲中的歡悅。「春神來了，怎知道？杜鵑首先群含笑，黃鶯接著唱新調，還有那徐徐的清風，在我身邊環繞。啊！春神來了！」走上了山頭，博物院在隱約間可見，下了生長青苔的長石階，建築物的金黃，輝映著青翠的綠茵一片，突現眼前。煙火在手忙中升起，烤肉隨著飄來醇香，將凍僵的土地給活化了。大夥兒亦伴著音樂的旋律，舞起了「大學頌」的團舞，和那令人回味的「沙漠之歌」及「詩情畫意」來。

婚禮及團友之夜

夜幕在夕陽西下中低垂，却拉起了婚禮的